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清人別集叢刊

第九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清人別集叢刊

第九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目錄

笠洲文集

一

慕陵詩稿附大岩剩草

二三七

鰲洲詩草附鰲洲詩餘

四七一

紅鵝館詩選

五八七

靖嵐詩存

六二一

笠洲文集

〔清〕瞿源洙撰

笠洲文集

《笠洲文集》十卷，清瞿源洙撰，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刻本。

瞿源洙，字時夏。江蘇宜興人。雍正二年（1724年）副貢，授當塗縣教諭。幼聰穎，從其舅氏儲大文學，大文以奇才目之。傳世有《笠洲文集》十卷。集中卷之九《先嚴行畧》言：「其先父於『癸酉（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八月』病逝，時瞿源洙已『生十一年矣』，則源洙生於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是集凡十卷。卷之一論，卷之二論策，卷之三雜著，卷之四書、書後，卷之五序，卷之六記、碑，卷之七至八傳，卷之九紀述，卷之十雜文、雜志。卷前有儲大文序。各篇篇末多有友人之點評。

源洙論文以理、氣爲先，認爲『文以氣爲主，氣之盛者，其思必豪，夫氣得所養而純，亦得所助而盛』卷之五《送陳生遊宿遷序》。其文議論則縱橫排宕，氣勢恢弘，敘事則清晰流暢。故儲大文序謂其『著詩歌古文颺發濤湧，

獨雄藝苑。抽思既已高飛，鍊氣又復不墜，此所謂合南北之長而曲探其真訣，以成一家言者也』，又曰『天地之文章，其氣豪者，其思彌遠矣。惟時夏可以語此』。

源洙又以爲『凡讀書論世，必窮源竟委平心而察之，不敢以昔人之陳言爲今人之談助』卷之四《與許少來書》。

堅守『古人以獨創爲奇，以不蹈襲爲貴』卷之四《復徐雙南書》的傳統，好爲新奇之議論，既或有立論承繼前人之舊

者，論述亦更詳盡明晰，直探問題本源。集中於古今地形利害、歷代田制兵制、選舉刑獄諸制，皆條分縷析，分

析入微。叙事之文，亦不乏佳作，如《送儲容泉東歸序》卷之五，峭厲嚴緊，『序不滿三百字，而宦況之蕭聊、末吏

之煩苦、羈旅之思歸，又間以悼亡惜別，諸情事相錯成文』；《書謝徠西詩詞遺稿後》卷之四，痛惜謝徠西之英年

早逝，『見其手澤如新，淚光炯炯。曩日之音容翩然在吾目中，恍與之拂席分題而觀其奮袖揮毫時也。讀一則

輒爲之一感吁』。悲情充溢筆端，令人掩卷而泣。《南岳志別序》憶數十年數度南岳之遊及其間師弟友朋之聚

散升沈，感嘆人事變遷，何可窮詰。之後筆鋒突轉，悟出『吾人自有所以不朽者，亦非山岳之所能逮。而山岳

猶或藉吾人之觴咏以通靈挺秀於塵寰』的道理。敘事、抒情、議論相融，纏綿宕逸，情見乎辭。《壽蔣平川先生七十序》，圍繞先生之《青溪詩偶存》，援引青溪典故，波瀾婉曲，幽邃清曠。《竹山記》《石柱山記》《箬嶺記》等遊記古峭聳秀，『於柳柳州外另出一奇』。傳記形神俱備，詳瞻有體，如《許肇箕傳》中許肇箕於風雪嚴寒天氣『至武林，訪盟友陳行無』，只爲『欲尋暗香之句於孤山耳』，人物活脫欲出。《任王谷先生傳》叙任源祥與三先生之交遊，錯綜變化，有法有筆。（孔悅）

笠洲文集

存研樓原序

盖文有楷模宋明而西北人士輒薄之曰此裁可名時文不得名古文又標西北之文以殊別之音節諧吳越而又薄為西體何則氣不足也氣不足而思且不能強半矣初唐推文者嘗謂北多重濁盧黃門注：高飛南多輕清庾中丞時：不墜輕清儲重濁交湊而鑒真者又率右北而左南凡詩古文詞胥一轍也瞿甥時夏家

原序

一

震澤湖濱業已沐浴七十二峯之秀又嘗偕予行燕齊眺海岱適楚襄徇雲杜觀音巖側又偕予陟太行巔指點梁公望雲處婆娑晉祠雙泉駕出虹梯開以歸所至著詩歌古文臚叢濤湧獨雄藝苑抽思既已高飛鍊氣又復不墜此所謂合南北之長而曲探其真訣以成一家言者也今夫瞿氏之學錢塘諧和黃海綜博此人所知也若文懿公之徑義明人謂人知其圓鍊

不知其清深夫圓鍊近於南體清深近於北體惟文懿公兼得之而又以清深兼圓鍊以克補文懿之所不逮凡詩古文胥一轍也時夏孟復觀震澤乎今夫階成之天湖廣袤越百里黃山之環溪葭茨崇積洋山陳錢彭湖之環海水山中湖也天池龍湫長白之四江陰山之千岐萬泓殆類山上湖也而震澤之消夏灣則湖中山又山中湖也萬頃震蕩不翅氣蒸波撼而重之

原序

二

以縹緲峯之遙朗林屋洞之迥邃消夏灣之清逸以脩及千里湖山之曠天地之文章其氣象者其思絜遠矣惟時夏可以語此予爰撰序闡詩古文之真訣而別裁偽體以振藝苑之衰焉

舅氏儲大文書

笠洲文集目錄

宜興瞿源洙序

卷之一

封建論

邵源論

二晉論

東晉論

十六國論

宋論

楚莊王論

笠洲文集目錄

一

伍員

樂毅

項羽

蕭何

張良

陸賈

馬援

卷之二

劉先主

宋文帝

褚遂良

趙普

問答一

問答二

問答三

音律

治河

酌運

革姦

儲才

笠洲文集目錄

二

審弊

卷之三

邪正

是非

毀譽

禍福

褒貶

疊之上九說

六宗說

舜禹避位說

周公居東說

國風說

定之方中說

王風說

扶藹蔭兮佼童褰裳說

敝笱載驅說

伐檀說

山有樞說

春秋五大戰說

古文津說

笠洲文集 目錄

三

傭說

鋸說

圃說

捕雀魚說

沈鍊師猿馬圖說

卷之四

與湯學海書

與許少來書

復徐雙南書

與吳侍御書

與史起民書

與謝元卜書

書忠貞合璧後

書許任宇南園詩後

書沈節母王孺人傳後

書謝祿西詩詞遺稿後

書農父辭後

書湯學海四真圖後

書真希子傳後

書族譜後

笠洲文集 目錄

四

書存研樓二集後

書儲長源抱壁齋詩集後

書惻齋楊公傳後

卷之五

徐霞客遊名山日記序

任王谷先生文集序

查藥師詩稿序

畫山先生文集序

徐雙南詩集序

周東表攜雪草序

儲玉涵花嶼詞序

惠錫元詩卷序

萬葆青先生時文序

食力安全論序

送潘司訓之任阜寧序

送沛邑教諭楊公序

送陳生遊宿遷序

送金其相赴徽遷葬序

送秦西平序

送儲客泉東歸序

笠洲文集 目錄

南嶽誌別序

壽蔣平川先生七十序

壽曹杲亭先生七十序

謝皆人七十壽序

沈長卿七十壽序

壽定伯序

曹魯田暨儲孺人雙壽序

李母季太孺人壽序

管母周孺人六十壽序

吳母曹太孺人六十壽序

潘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五

卷之六

竹山記

陽山潮音寺西廊記

迷陽界記

考坑記

廟首記

石柱山記

箬嶺記

篁雨記

白茫潭記

笠洲文集 目錄

撫孤記

司東藩墓碑陰記

二益軒記

蓼莪記

南陽文昌閣記

南陽魁星樓記

大浦城隍廟碑

重修長橋碑

復開玉帶河碑

土于就安橋碑

六

卷之七

管穎侯傳

任環生先生傳

附傳後序

傅壽毛先生傳

黃九煙先生傳

許肇箕傳

宋培元傳

任王谷先生傳

潘孝子傳

孝義謝先生傳

笠洲文集

目錄

七

畫山先生傳

史澹園先生傳

鍾逸人傳

曹孝廉傳

徐正明傳

卷之八

黃廣東傳

楊如齋傳

鄖陽知府王公傳

許槐菴先生傳

文植李公傳

史子文傳

儲容泉傳

管朝英傳

金氏祖父合傳

管敬承傳

管雲章傳

承子嘉傳

節母朱孺人傳

吳母蔣孺人傳

邵節婦傳

笠洲文集

目錄

八

管節婦傳

卷之九

呂黎韓公文譜述

畫山舅氏行述

芳園李公宦蹟紀畧

史氏世行紀畧

楊石勛捐田紀畧

先嚴行畧

先慈行畧

陸母許孺人節孝紀畧

宋節婦傳畧

三姐傳畧

卷之十

張振公先生墓表

沛縣教諭恬菴楊公墓誌銘

陸友岳墓銘

覺羅貞女哀辭

徐甥友直哀辭

告亡室儲氏墓文

告亡室趙氏墓文

笠洲文集

目錄

亡媳曹氏題主祝文

廣送窮文

祭張青垠先生文

祭謝傑西文

祭蕭母歐孺人文

雜志

馬陵關

合河關

同戈驛

王官谷

九

笠洲文集卷之一

宜興瞿源

論

封建論

古之論封建者。若賈太傅陸士衡曹元首。其說精矣。唐之魏徵馬周李伯藥。其人雖賢。其才與識。皆未離於秦漢之士。無以副太宗復古之志。降而爲文人之論。特以快一時之雄談。而無當於先王經世之務。然蘇氏兄弟。以爲柳氏之說興。而諸家之說廢。吾故不可以無辨。吾嘗論封建。不亡於秦。而亡於漢。何者。秦設郡縣。事不師古。漢設封建。亦不師古。秦廢封建。而其制尚存。漢復封建。而其制盡失。古養五等之制。大國不過百里。小國不過五十里。名爲諸侯。實與後世之令長無異。蓋少其力。而尊其權。力少則向義。權尊則可以有爲也。漢大封功臣。建立子弟。或裂地千里。或連城數十。此大都耦國之勢。昔人所謂亂本。故後人一倣其制。禍變叢生。而說者遂以封建爲不可復行。不知後人之所行者。皆漢之封建。而非周之封建也。且高祖倚韓彭。摧項氏。割膏腴之地以奉之。而勢力雄張。猜疑數起。因而遍置私人。彈壓四海。封三庶孽。分天下半。皆非得已。而爲之者。後人見其然。遂妄擬聖人之封建。亦若是而已。於

是以周之封建爲私。秦之郡縣爲公。何其說之陋歟。夫以漢之封建爲不可行。可也。以周之封建爲不可行。不可也。以秦之郡縣爲優於漢之封建。可也。以秦之郡縣爲優於周之封建。不可也。彼徒見勝廣劉項起於徒步。則以爲秦有叛人。無叛吏。而不知項氏之起也。會稽守先欲發兵。劉氏之起也。沛令先欲以兵應涉。皆叛吏也。見英盧七國之變。則以爲漢有叛國。無叛郡。而不知漢之亡。不亡於諸侯。王而亡於董卓袁紹諸人之子。當是時。跨州連邑。互相吞并者。不可勝數。皆叛郡也。見藩鎮之禍。則以爲唐有叛將。無叛州。而不知唐之節度使。所部不過數州。與漢之郡守

笠洲文集

卷之一

二

無異。叛將卽叛州也。且利均則從其重。害均則取其輕。彼封建多叛侯。郡縣多叛民。其爲害也均。然而周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者。封建之忌輕。而郡縣之患重也。周之衰也。棄岐陽。遷洛邑。而天下遂爲春秋。命韓魏趙爲諸侯。而天下遂爲戰國。失形勝之地。而亂君臣之分。封建於是大壞。然當其時。苟有令主出而圖之。天下尚可爲也。夫唐之藩鎮。其貴強桀大。何異於周之諸侯。然憲宗一奮而定。吳蜀夷。淮蔡武宗再奮而平。澤潞取。河朔其勢不殊於拾芥。使周有憲武之主。爲長駕遠馭之畧。則雖齊晉大侯。皆可以鞭箠使也。夫彼皆假我空名。以號令天下。周不能自

用其各而反假其勢力。以爲安。遂終於削弱。而不振。故吾謂周之失。在於政。不在於制。語云。百足之蟲。雖死不僵。秦之強暴。卽有聖人者起。猶當負固不服。若唐虞之有苗。殷高宗之鬼方。乃戊卒一呼。身死國滅。何其酷歟。夫劉渾統銳師數十萬。不能越梁入關。而陳涉周文。驅烏合之衆。直至戲下。如蹈無人之地。仇士良脅天子殺宰相。劉從諫一言。卽怵息不敢動。而李斯趙高。矯詔殺扶蘇。蒙恬而天下莫之敢問。此無他。內外相維。大小相制之法。盡舉而棄之。遂若大河之破堤。壞防一決。而不可禦。故吾謂秦之失。在於政。亦在於制。漢挾齊代之勢。誅呂氏。藉梁之力。定吳楚。

笠洲文集

卷之一

三

其後箝制列藩。嚴如束濕。雖衣租食稅。不異於閭巷之富人。而王莽從容坐談。以移漢祚。光武破滅羣雄。因循舊制。而天下大權。傾於梁竇十常侍之手。以訖於亂亡。蓋漢初郡國相間。故得失參半。其後有郡而無國。故得不償失。且夫後世封建之效。皆可觀矣。晉之八王。宋之東西臺。梁之湘東邵陵。骨肉自相阡剽。而資奸雄以漁人之利。然皆主闇臣庸。失於控制。故也。而不然者。一吏三苗。淮南囚一詔。下而燕旦。勿其暴不足除也。李景隆以膏粱小兒。當周亞夫之重寄。是以有金川之禍。此任之失其人故也。而不然者。景陵一出。而高煦擒。陽明一至。而宸濠滅。其患不足平。

笠洲文集

卷之一

四

也。若夫後世郡縣之效，亦可觀矣。唐格茅土之議，少齊代之援，而武后以一婦人竊弄神器，天下靡然俯首而從之。其禍十倍於漢呂氏也。宋無晉鄭之依，而粘沒喝幹離不諸人起邊塞，長驅而入中原，其禍百倍於周幽王也。且以秦穆公之賢，千里襲人，隻輪不反，而黃巢李自成之屬，奔軼四出而不可禁，以楚莊王之強，圍宋九月，卒無成功。而張角葛榮儂智高劉福通之徒，攻城屠邑，戮辱官吏，易於反掌。至若桓元之亂，晉楊元威之亂，隋安祿山之亂，唐皆挾郡縣之勢，與天子抗，其禍更烈於吳楚之僭王。由是觀之，郡縣與封建，其利害相去果孰重而孰輕哉？而說者以爲封建之世，大都亂國多理，國寡郡縣之世，操於天子一人，易以爲治。此更一偏之見也。夫國之亂莫大於民民不亂，國不亡。古者封建至治之世，不可得而詳矣。若夫春秋之亂國，多滅倫棄禮，禍起於床第之間，而閭井之耕鑿如故也。後世紛飾太平，廟堂目爲治安，而草野之瘡痍如故也。彼自隱桓以來，戰伐之慘，盟會之繁，徵求之重，征戍之苦，史不絕書，宜民之困敝極矣。然不聞一叛亂之小民，雜出於其間，故熒澤之戰，狄不能據衛，栢舉之戰，吳不能據楚。蓋其君民之勢，休戚相關，不忍故主之亡，相與維持，而不去。若晉之永嘉，宋之靖康，羣盜蜂屯，蟻聚數十百萬，乘

笠洲文集

卷之一

五

國家之急，而弄兵潢池，反與故主爲仇。故後世喪亡之戚，往往潰敗而不可復救，民之不安其上，亦可知矣。今夫兩漢之治，最爲近古，然桴鼓數鳴，桀逆時起，於是趙廣漢張敞等從而斬之，以爲能。龔遂黃霸等從而撫之，以爲功。且朝歌無刺賊，則虞詡之才不顯，廣陵無逋寇，則張綱之績不著。江淮海岱無羣盜，盤牙則法雄，滕撫諸人之武勇不彰。彼國家全盛之時，其禍亂尚如此，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蓋聖人以一人之智力，不足以控勒天下，以天下人之智力，控勒之，故分字內爲千百八國，使爲之君者，世守其土，爲之民者，世服其教，不過數傳，而上下之勢遂蟠結而不可動。郡縣則不然，用一人之耳目，窺伺千里之外，吏之不肖，民之疾苦，多格於上聞矣。而又任之也輕，遷之也速，吏視其職，猶傳舍也。民視其吏，猶過客也。一有緩急，則相諉而去之，而桀黠者因得控勒之，以爲難於天下，各用其智力，而四分五裂之禍，遂相尋而不已。故吾謂漢之封建，尚優於秦之郡縣，而況聖人五等之制哉？

才學識三長，合而成斯論，不刊之作，必傳無疑。趙雙林

秦漢後論封建者，數十家，惟陸氏士衡五等諸侯論，爲確實有用。自柳氏之說出，而蘇氏之說輔之，淺識者多爲所惑。宋元以來，諸儒雖力辨其非，然僅從公天下私

天下二言往復旋繞終是勘他不破此文寔能於三千年中切慤透其利害得失之故而鑿鑿言之足補士衡所未逮洵經世名篇當與五等論千古並峙也

張思孝

上下數千年史事瞭如指掌識議俱臻絕頂故能翻駁柳州之論而筆力雄健適足相敵集中自當以此爲壓

卷 徐雙南

笠洲文集

卷之一

七

郡縣論

後世不行封建其尚行漢之郡縣乎否則唐之藩鎮猶愈於宋之郡縣何者秦廢封建而漢復之然漢之封建非周之封建故封建速敗秦設郡縣而漢因之然漢之郡縣非秦之郡縣故持久而後敗蓋秦以郡縣銷兵而漢以郡縣治兵銷兵者棄士治兵者選士此其所以異也漢之郡守亦曰郡將莫不練軍實飭戎行外足以扞禦邊陲內足以備山林竄發之變而一時毛髮絲粟之才皆得羅而致之以供國家之使令自貢舉孝廉外若功曹若掾史若鄉亭小吏以及於三老嗇夫游徼之屬胥自推擇而辟署之夫

笠洲文集

卷之二

七

取之於至近之地賢否易辨也試之於素習之鄉利弊易析也而才能已著於州里則以其名達之朝而陞於卿大夫之列故才智之士爭趨之卽經術深醇之士亦樂就之且人之負一才一技於鄉曲間者莫不翹然而自異猶之健鶻驚鳥不待風颺起而時有雲霄之思若而人者無以舒其志則將蕩檢踰閑以肆其桀驁不馴之氣而篝火狐鳴之事起微辟徧行於郡縣則援繩破箴之徒皆可踴躍以赴功名之會上之人爲九卿出爲牧伯下亦能斷制一鄉以逞其雄心之所寄而敵國外患山林猝起之變往往驅策而奔走之以成殺敵致果之功此漢治所以近古也